

当你老了

王华英

尚从失母的痛楚中回过神来，父亲又猝然断腕。感觉自己陷入了困顿的泥潭，刚刚拔出左脚，另一只却陷得更深。接二连三的事端，铸成一只只燃的鳌子，我被搁置其上，滋滋煎熬。

置换腕关节手术的风险一项一项罗列纸上，如一柄柄利剑迎面而来：诱发脑梗，麻醉意外……一项一项翻开揉碎了斟酌，心跟着一层层收紧，签字的手似有千钧之重，无法移动。如果不做手术就只能瘫痪在床，随之而来的将是痛楚无休无止的折磨。两者相权取其轻，结果是明白白的，但就是百般纠结，忧心忡忡，摇摆不定。

“不做手术了，回家吧。”老爹看到了我们的犹疑，却不明就里，以为我们的两难之说是为了钱，所以活活逼得我们听天由命的果决和为了儿女放弃自己的悲壮。尤其是亲眼目睹两位前来住院的老人听到动手术要花一两万旋即走掉之后，更是坚定了不做手术的想法。一輩子受钱困扰的老爹，每每都迈不过钱这道坎。钱是一座大山，老爹是一溪流水，从来只能迂回避让，无法跨越。

以前，村里的老人大概如此。得了重病，去医院一趟，确诊下病情，一旦听大夫说要花多少多少钱，儿女们会面面相觑地用眼神征询父亲或母亲的意见，老人一般也会很识相地默然观色，心领神会，然后表面很豁达地说：“咱不治了，这么大学龄，不受那罪，不花那冤枉钱了。”顺水推舟，即表明了自己的达观，也成全了儿女的孝心。当然，主要还是因为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回到家，乡人前来看望，老人会爽快地说：“孩子们带着去大医院看了，非得要住院，这么大学龄，还能活几天啊，花那冤枉钱干嘛。人的命数都是老天爷定下的。”语气里是笃定的听天由命。来者也会随声附和，说老人知道体谅小辈，不做那舍命又撒钱的糊涂事。还要附带说说谁家孩子倒是孝顺，整治了半天，不也是白搭了多少多少钱，也没活命。村人说活向来是端碗吃饭，遇合机缘，在这机缘间闪展腾挪，约定俗成了人们的道德范式。

老爹一脸的犹疑是在定下手术时间后烟消云散的，原本的没胃口也不治自愈，亦开始和同病房的病友言笑晏晏。

见识手术画面，多在电视里，一众亲人在手术室外如若在背、焦灼不安。真正落到自己身上，那种惶恐无措真是无以言表，虽然医生一再言明，一个小手术而已，但心脏仍然像被一根线悬在半空，忐忑难安。

这样的时刻总能激发一个人对另一个人铺天盖地的回忆，思绪如一匹惊骇的野马，跋千山，涉万水。平日里，父女之间相爱相杀的百般不好全都灰飞烟灭，纷至沓来的是那些被日常琐碎掩埋在岁月深处的相濡以沫。

我们那个年代，村人的观念里，女孩子从一生下来，就注定是别人家的人，所以，女孩子上学差不多是拿自家的钱白白扔给人家，是件特别不划算的事。因此，女孩子上完小学，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出门分辩男男女女，学习即得圆满。当然，归根结底是因为那时候太穷，勉强果腹，没有余钱，很多人家根本负担不起所有孩子上学的费用，只能牺牲女孩子，举全家之力，供男孩子上学。

大多女孩子从一入学读书，家里大人就提前说下，读到三年级就不用读了，这些学问，满够在庄稼地里用一輩子了。而我们

家一直是例外，自我也踏入校门，父亲就破釜沉舟一般信誓旦旦：不论谁考上，就是卖房卖地，砸锅卖铁也供应！

卖房卖地是言过其实了，因为我们家根本无可卖之房之地；砸锅卖铁也不现实，就是砸了锅也卖不了几个钱。但是，老爹矢志不移的决心让我有了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勇气和笃定。老爹言之凿凿，明白明白告诉我们和知识能改变命运，所以我能心无旁骛、全力以赴。

每一学期开学前筹措学费的日子，都是我们家的受难日。我如一只待宰的羔羊，置身无涯的惶恐中。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勾勒我家砸锅卖铁的场面，而且每每都惶恐万状，郁郁难安，那种在极度贫穷中对未来的惶恐时时侵袭着我幼小的灵魂。

父亲则如一头被困的狮子，一次次在奔奔突突，无功而返。要空手而归的父亲坐卧不宁，愁容满面。那种厚重的愁苦与无措，密不透风地包裹着我，让我感到窒息和绝望，我更因父亲在别人面前的卑微和屈辱而心如刀绞。

父亲骨子里是高傲的。他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可称得上知

识分子的读书人，小学，联中，还星星点点学了些许俄语，所以就恃才傲物。然而，在庄稼地里，他的学识却淬炼出了虚妄的狂傲，一无用处。他的学识也只是成全了他的狂傲，只是加剧了他对土地的憎恶，所以就轻慢，所以就敷衍，所以就捉襟见肘。

即便深陷贫穷，父亲却一直心比天高。作为一个农民，甚至以对农事的不谙熟为美，以五谷不分标榜自己的不同凡俗、鹤立鸡群。为了我们能继续上学，为了几块钱的学费，父亲却不得不屡屡折腰。

父亲用他的卑微成全了我的成长，他一次次祭献自己的尊严。每一次四处碰壁、百般曲折借到钱之后，做微喜悦会透过厚重的愧疚内闪烁地映现在父亲苍苍沉沉的脸上，那是一种绝处逢生的喜悦，带着重生的光芒，同感自己的为难与屈辱。借钱，自古以来都是低头折节的事，低到尘埃里，任人践踏。所有这些，一次次叠加，熔铸成我源源不断的动力。

我如深山谷底的一棵树，置身黑暗，愈加渴望阳光。我深知，抵达阳光的方式，唯有拼命

生长。父亲倾其所有，托举我起。天大地大，我枝繁叶茂，一树繁花。我沉浸在自己花红柳绿的华年里，如一只破茧的蝶，只顾扑棱棱向前飞舞，却与日益年迈的父亲渐行渐远。

父亲何时牙齿脱落？何时雪落双鬓？父亲如一只垂垂老矣的寒鸦，孤寂落寞，风雨飘摇。我在青春的忙碌中虚度地沉沦，无暇他顾。待反身回首，只能徒劳叹息：时间都去哪儿了？对自己的无心遗憾莫及。

好在手术还算顺利。父亲能在床上动弹动弹腿了，能坐坐了。能下床扶着助行器活动活动了。我的如同卷心菜一般衰得瑟瑟的心慢慢舒展开来。

台风影响，风雨连绵。木后的父亲却要裹裹裹床。我一边挨下被褥，一边粗声大气地碎碎数落：“你又不是不能动，咋还尿湿了床呢？这样的天气，就是洗到尘埃里，任人践踏。所有这些，一次次叠加，熔铸成我源源不断的动力。我如深山谷底的一棵树，置身黑暗，愈加渴望阳光。我深知，抵达阳光的方式，唯有拼命

自己的不耐烦和怨怒，如烟花的引线，一经点燃，那些蛰伏在心底角角落落的凄凉蓦然间忽而至：为不影响幼小的我们排解，父母不动声色地任凭我们将被褥染得一塌糊涂，没有一句责备，没有半点厌烦；一再容忍我们无端的、荒唐的错误；对于我们种种过分要求，虽力不能及，却心心念念，竭力满足……

愧疚汹涌而来，所有的不耐烦和怨怒都土崩瓦解。降低语调，收敛锋芒，加上些许宽容和缓言。

夕阳西下，枯藤老树昏鸦。父亲的人生繁华落尽，只剩凋谢荒芜。余下的路，注定坎坷，注定荒凉，注定风雨交加。父亲老成了一个蹒跚的孩童，需要我们去搀扶，需要我们去遮风挡雨。我们必须有足够的爱与包容，足够的耐心和坚强，不追究，不抱怨，陪伴他慢慢走过余生。

窗外烈日炎炎，蝉声正噪，万物生长。父亲对前来探望的每一个人反反复复说：“现在科技真是发达了，啥都可以换，连段骨头都可以换人工的，这搞以前，说啥也不敢信呢。”然后，扶着助行器，充满自豪地施施前行，绞尽脑汁编造理由，掩盖错误。

菜园

赵化美

大集体的时候，菜园是生产队的经济命脉。那时，生产队和农户一样——老百姓要花钱养羊、养只兔子、卖几个鸡蛋，换点油、盐、酱、醋。生产队买包火柴，买圆皮条、犁头绳套什么的，只有依靠菜园换点钱。

刘冲还村有着悠久的种菜园历史，种的菜在四邻八村是小有名气。三个小队菜园，都在村东一里开外的地。三个园子（一队一个）成品字形——南面两个东西并列、北面一个相互照应，园长们都是村里的利索手，能干、巧手、有技术、人缘好。

园子是园长们的栖身之所。过了年，第一个任务就是盖园子，两间北屋向阳伸出两米开外的两堵墙，上面棚上顶就是厦子，方便看园，又方便放家什。刮风下雨的人多了还方便避雨。

二月过后菜园开始忙碌起来：整畦子、翻地、施肥，按好水车，套来小驴，套在水车上，哗哗的井水流进菜畦。韭菜、菠菜、羊角葱，留种的白菜、萝卜正在开花，花香引来蝴蝶，招来蜜蜂，一片生气盎然。黄瓜、西葫芦、南瓜，准备点播；豆角、芸豆、西红柿正要萌芽。园长们这时就成了园丁，在他的手下，按生长周期，有条不紊的把菜畦整得像花园的花圃，一畦畦的展开。活太多忙不过来，可以向队长说一声，队长就给

派人来帮忙。提到水车，这是1958年的发明，在没有柴油抽水机以前，是一大型工具，是立过大功的。水车有立式、卧式两种。立式的是人行的，有两个把手，两人抬、一人抬都可以，高1.4米上下的铁架，下端轴在木制横架上，有一水轮挂水链子，水链子上定距有一皮线，链子上的皮线通过水管子，利用虹吸的道理，一抬手就进入管子。白铁管子上端连着铁箍管，铁箍管固定在横架上，水就通过铁箍管流进水沟，哗哗进入菜畦。卧式的水车上，有一平式的齿轮，紧扣立式的齿轮，平轮上扣一铁臂头，下端紧扣轴，起着保护的作用。上端半圆筒形，可以横放一木棍，上有两根拉钩拉动齿轮，齿轮转动，链子带水就拍出来了。可以人抬，也可以用牲口拉。菜园经常用这种水车浇菜。

“二月清明菠菜小，三月清明菠菜老。”在没有塑料大棚的年月，羊角葱、菠菜是农村最早的蔬菜。清明过后，那冒冒不怕的韭菜，就可开镰了。“金韭菜、银黄瓜”收入高，又泼辣，这两种菜是很受欢迎的。

常说“韭菜黄瓜两头香”，头刀韭菜包饺子，炒鸡蛋，喝一瓶“二锅头”，那可是神仙的生活啊。在农村只有请“媒人”、找媳妇，人们才舍得吃的美食。菜园的菜都是按季节分

我想说话

王兆新

从没有觉得与别人是分开的如今 当用力去想父母妻儿 同事 朋友 突然就恐惧起来感觉 像触冰山的泰坦尼克正在沉没

我不是绅士更不是杰克沉没的轰鸣敲打着我的心脏四周阴冷刺骨不用说伸出援手 就这呼喊也没了一丝力气

多想让呼救的烟火照亮夜空用仅存的目光 凝视窗外人和车还在那里 大家曾经握手 问候 甚至碰杯而如今全不记得了各自的样子

我曾给妻子买过一顶兔毛的新冠每年春节回家总戴着面见父亲如今 我也戴上新冠了 不是在头上是套进了骨头和肉里

我想说话 但忘了说什么身体轻得像一片叶子 手里的手机曾那么懂我 此刻重的像一座张着嘴的坟墓

我真的想说话新冠并不阻止 只是手握剃骨的尖刀 在我的身体里游刀有余

我真得想说话啊 当然不敢企求什么 徘徊在这里只是一句屁话 我想说活着如此简单 我不想与别人和这个世界 分开



国画 陈鸿文

老院子 (外一章)

陈为伟

阳光从门缝里闪进院子，喧嚣着四处张扬。老木门振振响，安详地看着，回想着自己棱角突现时的铿锵。台阶铺陈的心事被檐檐撞击得一往情深。院中的葡萄架下的话话结了一茬又一茬后，响得老气横秋，盘桓乱曲。

葡萄藤蔓地从屋基爬上屋脊，一路干枯的绿，表现不出曾有的荣光。龙珠丢了，玫瑰的龙守在屋脊仰望苍天，张着嘴以待一场倾盆大雨的到来。风中几根枯槁摇曳死去的枝干，感叹一只糊涂的鸟儿不小心把他搁在屋顶，去行走自己的另一种人生。

老院子，行经多年以后，你的模样翻印在我的脑海，成一帧最珍贵的纪念照，在每个要好的夜晚重映，院内每个亲切的名字深刻得逼出我的泪水

来。

麦子

根植于节令。鲁北平原上的麦子，顶着内心的金黄肆无忌惮地生长。

麦浪起伏的梦想，被诗歌呵护，跳跃着不熄的火焰。

平凡而高贵的麦子。坚守着，将生命推向无限！赞美泥泞中的村庄，村庄里有母亲如水的歌唱。让木轮车驮走闪电的一生，穿越雷雨，阳光，旱涝和丰歉。

麦子却什么也不需要，露珠盈眶就任它滴落，花朵开放就一同芬芳。

当我把一麦麦子放在母亲冷清的墓前，请相信：这是纯粹的农作物。她有光芒，她的乳液泉水一样滋润着村庄。

母亲真的老了。自从父亲去世之后，母亲的脸上又多了几分沧桑。她总是喜欢静静地坐着桌上那个白色的花瓶发呆。

这只花瓶很古老了。记不清它有多大的年龄，小时候我总想摆弄它，看个究竟。但总被母亲呵斥着，一直也没有机会拿在手里细细把玩。

其实现在看来，它只是一只很普通的花瓶，白色的瓶身上，有几枝淡淡的梅花，古朴雅致。母亲极为珍爱它，每天将它擦拭的一尘不染。

这只花瓶的来历不曾听母亲说过，但是小时候随听祖母提到过。这是母亲唯一的嫁妆。母亲出生在天津一个南人家庭，家庭的优越让母亲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快乐日子。20岁那年夏天，母亲随外婆回老家探亲，邂逅了

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父亲。他们一见钟情。但是他们的相爱受到了外婆一家的严重阻挠。母亲在多次抗争无望的情况下，毅然离开了天津，来到父亲的身边。来的时候，陪伴她的，只有这个美丽的花瓶。

初次听祖母讲起母亲的故事，心里颇生了许多困惑。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能够离开自己的舒适的大城市，来到贫困的乡村。也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会千里迢迢地抱着这个花瓶来到父亲身边。不知道这个花瓶与父亲母亲之间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终于明白了母亲对父亲的执着。父亲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样都很出色。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便是每天傍晚时分，父亲弹一支曲子，母亲一边做着家务一边和着琴声哼着歌。那种

温馨陪伴了我整个童年。他们相敬如宾，一直到父亲去世。总忘不了那个惨淡的日子，弥留之际的父亲，握住母亲的手，默默无言，注视着那个花瓶许久许久。

父亲去世后，母亲的头发仿佛一夜之间就白了。我常常周末回家探望母亲。一日，弟弟说母亲身体不适，我立即赶回了家。母亲静静地躺在床上，显得很疲惫。看见我，孩子似的开心笑了。陪母亲吃完药，打发她睡下，想打扫一下房间。无意中看见了桌上母亲的花瓶，轻轻抱起来想擦拭一下上面的灰尘。感觉很重，不知道里面放了什么东西。我慢慢地抱过来，发现里面有许多许多的裹得紧紧的纸。是什么呢？轻轻取出一个，生怕惊醒了母亲。纸筒是粘住的。我用手指甲轻轻地划开纸

卷，呆住了。那是母亲的笔迹：“今天是清明节了，你还好吗？”“我昨晚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又挥毫泼墨，我给你题墨，可是总也听不到你说话的声音……”我心里一种酸楚的感觉，急涌上眼睛。我再往里探手，抓出了一个。是父亲的笔迹：“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给你弹奏一曲祝词，你笑的好开心……”

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滑落在纸板上，回头望望熟睡了的母亲，我终于明白了母亲珍爱这个花瓶的原因。终于明白母亲每天认真擦拭花瓶专注的神情，终于明白，这花瓶是母亲的倩结。虽然我不知道父亲和母亲与花瓶之间有着怎样的纠葛，也不明白他们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但是，我知道，这花瓶是母亲与父

亲心灵相通的一根线啊！它是父亲母亲情感的见证啊。

以前总感觉自己对母亲照顾无微不至，抱着这个花瓶，才发现自己作为女儿的大意。生活上的衣食冷暖，毕竟代替不了母亲心灵上的安慰。一只普通的花瓶，在母亲的心里竟然有着这样不同寻常的意义。一个小小的花瓶，满满装载了母亲和父亲一生的情感啊！

悄悄地拭着眼泪，将花瓶慢慢地擦拭后，放回原处。现在在我的心里，这只花瓶也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了。我想我也会和母亲一样，将这只花瓶珍爱一生的。

泪光中，那花瓶一闪一闪地发出柔柔的亮光来，弥漫了整个屋子，包住了熟睡的母亲。